

潮州出土《刘希必金钗记》述考

康保成

1975年12月，广东潮安县西山溪排涝工程施工时，意外地发现一男一女两座古墓，男墓颅骨下枕着用苎布包裹的戏文写本《刘希必金钗记》。剧本末页标明：“新编全相南北插科忠孝正字刘希必金钗记卷终下”，“宣德柒年六月日在胜寺梨园置立”。这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我国最早的戏文写本，比成化本《白兔记》要早三十余年。同时，这也是关于潮州“正字戏”的最早记载。它对于研究我国南曲戏文的流变与传播，对于研究明代闽南方言、风俗，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。

《刘希必金钗记》以前不见著录。明祁彪佳《远山堂曲品》有《金钗》一种，列入“杂调”，称其“全效《钗钏》，何秽恶至此”，看来非指此种戏文。但是，经过比较可以认定，这本戏文确是宋元南戏《刘文龙菱花镜》的改本。

明徐渭《南词叙录》“宋元旧篇”著录有《刘文龙菱花镜》；《永乐大典》卷一三九七三，戏文九，作《刘文龙》。二者当为同一剧，今不存。钱南扬《宋元戏文辑佚》从《九宫正始》等曲谱中辑出佚曲二十二支，从中可大致看出其情节：“汉朝刘文龙，成亲才三天，即进京赶考。妻萧氏给他金钗半支，菱花镜半面，弓鞋一只，作为表记。及第之后，出使匈奴，给单于留住，

招为駙马，封做左贤王。文龙设法逃回，汉王大喜，给他高官显爵，准他告假回家。文龙久无消息，家中当 he 已死。有个歹人宋忠，正想谋占萧氏，文龙正好赶到。然而他离家已二十一年，面貌全异，起初家中不敢相认，文龙拿出当年的三件表记来，大家这才相信，一家团圆云。”（《宋元戏文辑佚》214页）写本《刘希必金钗记》的情节与此基本相同。剧中主人公姓刘，名文龙，字希必；妻肖（萧）氏。文龙中状元亦出使单国，被招为駙马；离家亦二十一年；歹人名亦宋忠；最终亦以对照三件表记，合家团圆作结云。

写本尚有袭用宋元戏文曲词的痕迹。例如写本第七出〔入赚〕：“小玉听得，要取过三般物与东人把记。亲付与，身荣千万早回归。剖金钗，折菱花，每半留君根底，弓鞋儿各收一只，他日归期，专员（团圆）再成一对。幸勿忧虑，文龙谙读诗书，是则男儿四方志，爹娘在家中，那更有少年妻。”《九宫正始》“双调近词”征引有“元传奇”《刘文龙》中的〔海棠赚〕二曲，曲文是：

小玉听得，便取过三物与东人把为记。亲付与，身荣千万早回归。剖金钗，破菱花，每留半君根底，弓鞋儿各收一只。他日归来，再合团圆共成一对。幸勿忧虑。〔前腔换头〕文龙谙读诗书，是则是男儿四方志。爹妈在高堂，那更有少年妻。妻和伊，堂前请出公婆至，辞别后共伊分袂。人在东风，点点桃花乱红雨。我儿将息。

二者曲文基本相同。再如写本第五十六出有旦唱〔杜韦娘〕一曲：“终朝没情意，未有归来消息。暗忆当初鸳帐鸾帏里，漫写三宵，怎道轻离。一番思，泪愴绞消（搵鲛绡）湿。”沈璟《南九宫十三调曲谱》卷二、沈自晋《南词新谱》卷二，均征引《刘文龙》中〔杜韦娘〕曲：

终朝没情绪，眉黛尽敛愁如织。怕楚馆秦楼迷恋在，尚

未有归来消息。忆当初凤帐鸾帏，漫得三宵，怎道轻离拆？一番思，泪眼但搵透鲛绡数尺。

两相比较，其相同之处显而易见。写本因袭宋元戏文的曲词肯定不止这些，由于“元传奇”《刘文龙》已佚失，不能一一指出。

经过比较，也可以看出写本对“元传奇”的若干修改之处。

《九宫正始》“双调近词”征引《刘文龙》中〔赛红娘〕曲，其中有“去时休得恋歌妓，忘故里。文龙焉敢恋歌妓，忘故里”二句。《正始》“正宫过曲”又征引同剧〔恋绣衾〕等四曲，其中有“对酒当歌，问柳寻花，风流少年相宜”几句。前文引萧氏唱〔杜韦娘〕曲有“怕楚馆秦楼迷恋在”语。据此推测，在“元传奇”中，必有刘文龙迷恋歌妓的情节。谭正璧《话本与古剧·宋元戏文三十三种内容考》介绍清初人所作《说唱刘文龙菱花记》云：“文龙病，误试期，在京与妓女云娇相恋，遂留京待下届试期。”似可作参证。但在写本《刘希必金钗记》中，上述情节已荡然无存。这显然是写本删改的结果。两本〔杜韦娘〕曲之不同，最能看出其中消息。

写本第十四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八出，写刘文龙中状元之后，曹丞相欲招为女婿，使人搭彩楼递丝鞭，文龙以家中有三日妻故，不接丝鞭，曹太师上奏官里，遣文龙赴单国送昭君和亲。这一情节，《九宫正始》所收佚曲未予透露，该书“中吕过曲”有《刘文龙》〔念佛子〕曲，中云：“自一到帝里，即得入试闱。试才毕灵祠求谶，梦占得魁名及第。当时，得意归途，见使臣急至。亲染御书，说单于小国，愿求和议。迤逦，登山渡水，奉使直见虏主。留在彼，将女妻，封为左贤王职。”这明显是文龙回乡后对父母、妻子讲述经历的唱词，其中却未提拒接丝鞭、被遣入番国的因由。从唱词看，他出使单国是由于“使臣急至”，“说单于小国，愿求和议”造成的。据此可知，与曹丞相欲招文龙为婿有关的七出戏，均为写本

增补。写本中萧氏之女仆名“小玉”，与《九宫正始》所辑《刘文龙》佚曲同，故凡萧氏与小玉上场，均提示“旦玉上”等。但第十四出、二十一出、二十八出写丞相女与丫环的几场戏，又有“占玉上唱”“玉唱”“玉白”等提示，显然与萧氏女仆名相重。第二十一出又有丞相女（占）白：“梅香，因（姻）缘之事非偶然……”云云。由此似可见出写本增改不够圆满的痕迹。

写本第二十三出，写刘文龙请一位在京做买卖的邓州同乡捎书信回家。《九宫正始》所辑《刘文龙》佚曲〔念佛子〕却说：

“谁知往番地，遣仆人家书与归。”写本中未见刘文龙有兄嫂，并反复强调“爹妈四目倚无亲，养得儿夫只一身”（六十三出旦唱）；“只有一个孩儿，一去求官数载不归期”（六十五出公唱）。但《九宫正始》征引的《刘文龙》佚曲却有萧氏唱词说：

“丫环报道，儿夫果是早回归。嫂嫂觑，我儿（夫）文龙是不是？”写本多次透露，刘文龙去单国是送明妃和亲。例如第十八出外唱：“愿教他差送明妃，他不能够回乡里。”第六十五出生白：“孩儿一去，得头名状元，敕封进明妃到单国。”第六十七出生唱：“爹娘听拜启，当初去赴试，蒙恩进明姬。”但《九宫正始》等曲谱所征引的《刘文龙》佚曲，无一语涉及此事。试看上文所引刘文龙向家人讲述经历的〔念佛子〕曲，即可知“元传奇”《刘文龙》中并未谈到昭君和番事。

以上种种，是写本《刘希必金钗记》与“元传奇”《刘文龙菱花镜》的差异。明张大复《寒山堂新定九宫十三摄南曲谱》有《萧淑贞祭坟重会姻缘记》一种，并注云：“一名《刘文龙传》。”钱南扬《戏文概论》推测说：“《九宫正始》征引《刘文龙》，有副末报告戏情的《女冠子》一阙，从这里我们知道刘文龙是直接回家找萧氏的，显然与这里的祭坟重会不同。可见二者是同题材的两个剧本。”他又说：“现在还在演唱的吹腔《小上坟》，倒是《祭坟重会姻缘记》的嫡派。”（《宋元戏文辑佚》214页）

现在有了全本的《刘希必金钗记》，我们可以在钱先生判断的基础上，对刘文龙故事的流变作进一步探讨。

潮州出土的写本，既不是刘文龙直接回家找萧氏的，也不是萧氏祭坟时二人重会的。写本第六十三出，萧氏被公姑迫嫁不从，去洗马桥边投水自尽，被太白星君救起，并告以文龙未死的消息。萧氏将信将疑，独坐桥头哭泣。刘文龙荣归途中，被哭声惊动，上前询问，萧氏告以因由，并说出三般古记之事。文龙知此妇人即己妻，故意劝她改嫁，被骂了一顿。文龙告诉她丈夫未死，让她回家等待。从篇幅、情节来看，这是全剧中的重场戏，与京剧《小上坟》有很多相似之处。《小上坟》存《戏考》第四册，一名《禄敬荣归》。男主角刘禄敬（又作“禄金”）入都应试，久不得归，后得县缺。其妻萧素贞疑敬物故，加之公婆受人挑唆，迫她改嫁，萧氏不从，便去刘家新坟（禄敬墓）哭祭。此时禄敬荣归，审之貌似己妻，于是遣散仆从，拿出三般古记，二人终得相认。写本中文龙见萧氏哭泣甚悲，便说：“娘子，你是谁家妻儿，因甚事恐被人陷害，你告诉我，替你报冤。”《小上坟》中禄敬亦说：“你这妇人，有何冤枉，一一诉来，有老爷与你作主。”写本中萧氏提到三般古记时唱道：“菱花古记（镜）双金钗，弓鞋一双分两开；菱花击破如缺月，明月团圆望郎来。”

《小上坟》中萧氏见到三般古记时唱：“拿起乌绦看一看，四四方方好乌绦；拿起梨（菱）花照一照，八月十五放光明；拿起弓鞋对一对，千针万线我做成。”写本中萧氏自云：“吉公朝夕来搬唆，爹娘信他苦迫我，思量无计难躲闪，奴舍一身跳黄河。”

《小上坟》中萧氏唱：（李大公）“每日三次我家走，挑唆公婆二双亲，终日里打来每日里骂，打骂着奴家逼我改嫁人。”这两出戏的相似之处不言自明。

《小上坟》写定于近代，其中插科打诨的语言，连“军用钞票”“黄包车”“金丝眼镜”“汽车”这些词汇都用上了。但它

的祖本，来源一定很古。请看萧氏的一段唱词：“正走之间泪满腮，想起了古人蔡伯喈（喈）。他上京中去赶考，一去赶考不回来。一双爹娘都饿死，五娘子抱土筑坟台。坟台筑起了三尺土，从空中降下一面琵琶来。身背着琵琶描容相，一心心上京找夫回。找到京中不相认，哭坏了贤妻女裙钗。贤慧的五娘遭马蹏，到后来五雷轰顶是那蔡伯喈。”这里叙述的蔡伯喈、赵五娘的故事，与高明《琵琶记》不同，而与古南戏《赵贞女》相合。徐渭在《南词叙录·宋元旧篇》中称《赵贞女》为“戏文之首”，并概括其情节为“伯喈弃亲背妇，为暴雷震死。”可见《小上坟》的祖本，亦即《萧淑贞祭坟重会姻缘记》，当产生于《琵琶记》流行之前。

既然《刘文龙菱花镜》没有“祭坟重会”的情节，那么是否可以推断，写本《刘希必金钗记》是将两种刘文龙的戏文剧本合而为一、修删增补而成的呢？这方面的线索，还可以找出一些。

明《国色天香》卷一《龙会兰池录》云：“萧氏之夫，本汉娄敬，诈曰文龙。”陶君起《京剧剧目初探·小上坟》条云：“一名《飞飞飞》、《刘禄景荣归》。或传刘禄景系娄敬之误，久不归之原因，系送昭君出塞云。”《湖南戏考》第一集，在《昭君怨》下注云：“新科状元刘文龙，赐姓王，故以王龙呼之，此人才貌双全，随娘娘和番。后昭君投白洋河身死告辞回国，加封文渊阁大学士。”将这三条材料相联系，可推知早期刘文龙故事的戏文中，必有一种含有文龙送昭君和番的情节。前文已述，《刘文龙菱花镜》中无此内容，那么《萧淑贞》中当有所透露。《小上坟》既为《萧淑贞》之“嫡派”，而主人公名“禄敬”，更能证明这一点。《史记》卷九十九有《刘敬叔孙通列传》，〔索隐〕云：“敬本姓娄，《汉书》作娄敬。高祖曰：‘娄即刘也’，因姓刘耳。”据此本传，娄敬曾劝高祖遣长公主妻单于王冒顿以和亲，吕后日夜哭泣，“上竟不能遣长公主，而取

家人子名长公主，妻单于。使刘敬往结和亲约。”看来，从历史人物的刘娄敬到戏曲人物的刘文龙，即是从这一简单记载生发开来的。写本《刘希必金钗记》一方面袭用了《刘文龙菱花镜》的情节和曲文，同时也把《萧淑贞》中“祭坟重会”“送昭君和番”等情节加以吸收、利用，创作了另一种刘文龙故事的戏文剧本。

二

写本卷末“新编全相”云云，说明在此写本之前，当有另一种插图本的《刘希必金钗记》存在，写本或是大体上过录这个本子。但从写本出土时还夹有一些与正文大都重复的残稿看，又不全是过录，必有修补增删的成分。最为明显的例子有三处：一是残稿有一页标明“第十二出，末净上白，虫飞入火，自损其身”云云，却是正文第二十五出的内容，又较正文简略得多，缺少丑唱〔三棒鼓〕的一段。二是一页残稿是正文第十六出的内容，也比正文简略。这是写本自身增订的痕迹。另有一页残稿，写萧氏命小玉烧香保佑文龙路途平安、及第标名，前有“此出在柳□□□”，后有下场诗及“井下”字样，显然是完整的一出戏。按正文内容，应在第十一出之后、十九出之前。但正文却缺少这一出，可见是写本定稿时被删去。

在从宋元南戏改订的过程中，《刘希必金钗记》受《琵琶记》影响甚重。第四十二出，文龙对单国公主有如下一段道白：

公主听说，这妇人行孝有赵贞女，因为儿夫蔡伯喈去求官，被牛丞相招为女婿（“牛丞相招”四字原残缺），数年不得归期。他父母在家，天旱饥饿，因病而死。贞女无钱可慰，自剪下青丝卖钱殡葬，然后贞女自画公姑形影，沿途而拔琵琶，到于京畿，因入在牛丞相府中。朝廷（此二字原

残)缘太师上表封赐,一夫两妇同回故里,高显门闾,夫妇团圆。

这与前引《小上坟》中叙述的赵贞女故事形成鲜明对照,分明是概括了高明《琵琶记》的内容。这一出戏写文龙思念家乡,先读书,后操琴,明显模仿《琵琶记》第二十一出(陆贻典钞本,下同)。刘文龙与蔡伯喈,同操《思归引》曲,又同用双关隐语:伯喈云新弦弹不惯,旧弦弹得惯;文龙说“炮落盘中只隔一人”。番国公主对文龙说:“误君之父母,误君之妻房,乃妾也;使君为不孝,教君为薄倖之人,亦妾也。”第四十五出又说:“官人,妾之罪难逃也。……妾当死于地也。谢君之恩,小则报君之衷肠,大则答君之父母,近则可以成孝子之全名,远则可以扬名于后世,妾当然也。”这两段白,实则完全袭用了《琵琶记》中丞相女对蔡伯喈说的话:

如今思之,误君之父母者,妾也;误君之妻房者,妾也;使君为不孝薄倖人者,亦妾也。……妾当死于地下,以谢君家,小则可以解君之萦挂,大则可以救君之父母,近则可以成孝子之全名,远则可以遗后世之公议,妾死何憾焉?

写本第六出,文龙父母在要不要儿子赴选的问题上争吵,与《琵琶记》第四出相似。写本第二十九出,写文龙爹妈相打,萧氏劝解,并典卖钗梳以换粮米。这与《琵琶记》第十出伯喈父母相打,五娘劝解、典卖钗梳首饰的情节基本相同,甚至有些唱词也雷同。如写本〔五更子〕:“论我儿忒伶俐,读尽圣贤诗礼,一去只望登高及第,谁想今日孤栖狼籍。”又〔皂罗袍〕曲:“养子三年乳哺,移干就湿受多劳苦。养得成人送读书,只望荣归,高显门闾。”《琵琶记》〔金索挂梧桐〕第二曲:“养子教读书,只望他身荣贵。黄榜招贤,谁不去登科试?……毕竟是咱每两口受孤栖。”写本中文龙先拒曹丞相,再拒番王,回京后又上表辞官,明显模仿《琵琶记》“三不从”的关目。写本第四十四

出，文龙唱〔红纳袄〕第三曲：“叹双亲没指望，枉教我读孔圣文章。不读书的倒把亲奉养，读书的反把亲撇漾。书撇了我糟糠妇，误我爹娘□□□，扑速速泪着两行。”《琵琶记》第三十六出，伯喈唱〔解三醒〕：

叹双亲把儿指望，教儿读古圣文章。比我会读书的倒把亲撇漾，少甚么不识字的倒得终养。书，我只为你其中自有黄金屋，却教我撇却椿庭萱草堂。还思想，休休，毕竟是文章误我，我误爹娘。

二者明显相似，显是前者模仿后者。这样的情况还可以举出一些，限于篇幅，不再赘举。此外，《刘希必金钗记》还受到《荆钗记》的影响。写本中拒接丝鞭、被遣边地、公婆逼嫁、萧氏跳水自尽等情节，均与《荆钗记》相近。似可推断，写本中有关曹丞相招婿、单国公主私放文龙回乡的若干场景，正是受到《琵琶记》和《荆钗记》的启发、影响而增补的。

明清以后，刘文龙的故事在民间传播甚广。除京剧之外，秦腔、桂剧、湘剧等均有与《小上坟》相似的剧目。据《秦腔剧目初探》，秦腔中有《小寡妇上坟》，情节与京剧同，但主人公名柳绿敬，女名萧素贞。据《桂剧传统剧目介绍》，桂剧亦有此剧目，人物名刘禄京、肖素贞。湖南湘剧亦有此剧目。《湖南戏考》第一集《菊叟纪闻》引陶兰荪观剧诗，其一为《禄敬荣归》：

“荒烟蔓草哭金龟，破镜重圆信复疑；最是耐人留意处，曲终含笑指阿谁。”看来，这些剧种基本上是沿着《萧淑贞祭坟重会姻缘记》的路子走的，大体与京剧《小上坟》差不多。说唱《刘文龙菱花记》基本上沿袭了“元传奇”《刘文龙菱花镜》，但也有萧氏“祭父母坟，拟自缢林中”，适文龙“封爵归里，道遇贞娘，才得获救”的情节。这或许是受了写本所记刘文龙故事的影响。

在地方戏中，与写本《刘希必金钗记》最为接近的，是闽南

梨园戏中的《刘文良》。据刘念兹《南戏新证》，闽南方言“良”与“龙”音通，故《刘文良》实为《刘文龙》之误。该剧现存残本六出。据《南戏新证》的介绍，可知写本与“元传奇”《刘文龙》情节不同之处，均与梨园戏相同。今列表比较如下：

“元传奇” 《刘文龙菱花镜》	潮州出土 《刘希必金钗记》	闽南梨园戏 《刘文良》
有迷恋歌妓情节	无	无
无曹丞相招婿	有	有
直接回家找萧氏	洗马桥边相会	洗马桥边相会
未透露送昭君和番	有所透露	有所透露

最令人吃惊的是，梨园戏中的“洗马河”一场，写肖氏到洗马河边投水，仙人化为老翁，告她文龙未死，“肖氏不信，仙人指示，将纸钱投入河中，纸钱若沉则文龙尚在人世，若浮则已死，肖氏投之，纸钱果然沉没，这时文龙正好到来遇见肖氏，文龙为了试探，以客官身份，故意劝她改嫁，被她骂了一顿。文龙见她果然坚贞，劝她回家等待文龙回来。”（《南戏新证》154页）这与写本《刘希必金钗记》第六十三出全同。

闽南与广东潮汕地区相毗邻，又属同一方言区域。从梨园戏《刘文良》与写本《刘希必》的近似，可大略看出南曲戏文从温州一带向福建、广东沿海地区的传播途径。二者不同的是，写本由于在明宣德时已埋于地下，因此保留了“元传奇”《刘文龙》的一些曲文；而福建梨园戏在世代相传中必经艺人屡加改动，故今存残本中未发现与“元传奇”相同或近似的曲文。

以上，大体考察了写本《刘希必金钗记》的来龙去脉。写本作者不可考。根据剧本推断，此人当是专为民间戏班写作脚本的下层文化人。第四十六出把邓州南阳说成是“邓州府福建布政使司邓州府南阳县”；第四十二出单国公主未问先知“不想道君家有垂白发之父母，三日之妻房”，此后文龙才表明“家中六旬父母，娶妻三日”，显属前后颠倒；剧中有大量只求音同的白字，还有一些不通顺的句子，都表明作者文化水平不甚高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山大学中文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魏文峰）
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著录失误一例

《四库提要》卷一三八·子部·类书类存目二·一一七一页“何氏类铎三十五卷”条云：“明何三畏撰。三畏有《云间志略》已著录。”

检《四库提要》书名索引，题有“云间”字头的书只有二部：一、《云间杂记》（不著名氏，一二二四页下）；二、《云间志》（宋杨潜撰，一八六六页下）。除此外，尚有一部《云门志略》（明张元忭撰，六六〇页中）。

检《四库提要》姓名索引，在何三畏名下仅有一页码：一一七一中。此页所载为《何氏类铎》。

复阅《四库提要》正文，亦未见《云间志略》一书，知为《四库提要》著录偶误。

• 李国庆 •